

20150208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梵者清淨之義
離過清淨梵行
菩薩利他之行
對治一切不善

這我們都能體會，「梵」，常常說，就是清淨的意思。修行必定要去除煩惱、無明種種，我們人生為什麼苦難偏多？那就是因為煩惱無明多，所以造作很多，製造人間不得調和。這都是從人，人的心，人的無明，人的煩惱等等，這樣合成起來成為濁，真的很污濁。所以修行，就是要讓我們能了解，人人都是一片清淨無染，好像一面大圓鏡，這面鏡子的本質是清淨無染。既然人人有這面鏡子，照耀外面的境界都很清淨，能夠明白一切真諦道理，這是人人本具。卻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那就是無明，從何時有呢？這無法去推測已經是多久以來，重重疊疊，不斷複製污染，污染再複製，所以成為了凡夫，漏落。這個「漏」，這幾天一直在說「有漏」，那就是有漏，漏落在凡夫。凡夫就是這樣，纏在無明當中，這叫做「漏」。「漏」就是無明，無明就是煩惱。就是煩惱就製造很多，到底這些煩惱無明遮蓋了我們原來具有清淨真如本性，大圓鏡都已經被它污濁的濁氣染污，已經被抹黑了。所以我們就要再重頭開始，好好地修行，要如何將我們這面鏡子一直地擦。

修行者就如在擦這面鏡子一樣。像過去的禪師，徒弟問師父：「我要如何才能去除煩惱呢？」師父的回答：「去找你原來真如的本性。」「我要如何找？」師父說：「你就是要好好修行。」「行要如何修呢？」師父說：「好好持好你的戒律，依教奉行。」「師父您所教的我都有聽，你要我守的戒矩我也有守，但是我還是不知，無明要如何去除？行要如何修？」師父默然，就不再回答他了。有一天，師父在那地方，就開始用一塊磚一直磨、一直磨，徒弟來看到了：「師父，您為何在這裡磨磚呢？」「想要將這塊磚磨成一面鏡子。」徒弟就說：「師父，磚就是磚，您磨它，只是會磨損而已，磚的本質本來就是土做的，你磨它，它怎會光亮呢？」「是啊！既然磚磨不光亮，你只是在那裡坐禪，能成佛嗎？」弟子聽了，到底師父其中是藏著什麼玄機呢？雖然知道這是師父在教示，在啟示他修行的方法，修行不是光在那裡坐著這樣叫做修行。雖然知道了，卻也還不能有很大的了解。

有一天，又看到師父在那裡，拿著一根鐵棒，又再那個地方磨。

「師父，您磨這麼大的鐵棒做什麼？」師父就說：「我缺一支針，希望將這根鐵棒磨成一支針。」「這麼大支，您要磨到什麼時候呢？何年何月才能將這麼大的鐵棍變成一支針？」「沒辦法，這就是修行啊！修行就是要耐心，鐵棍是鐵，針也是一種金屬，針的本質從鐵的金屬而來。不知什麼時候將這個金屬類變成這麼大的鐵棍，所以我現在要讓它恢復如一支針的功能。」（以上兩段故事結合了李白鐵杵磨針與馬祖道一禪師的磨磚成鏡。見註一）

弟子了解了，是啊！修行不是只在那裡坐著，一直說我是在修行。其實要磨，不是求急，是要求微細。說修行馬上就能得神通、得變化、能證果。這樣的急，都沒想說我應該用歲月來磨練我的心，讓我們的心定，能定下來。師父平常教的規矩就是戒律，什麼能做，我們要積極去做；什麼不能做，我們要預防不能犯。我們的思考有錯誤的見解，我們應該要自我修正，不要被錯誤的見解誘引我們去做不妥當的行為，這才是叫做修行。只要我們將日常生活好好照顧好，將心要時時歸納在戒、定、慧。我如果能戒好我的身、心、意，我如果戒得好，心能夠定下來。不論時間有多長，做我的本分事，若能這樣，我從人事物中，我就能得到智慧。「師父，是不是如此呢？」師父微笑，點頭了。「是啊！你就要用這樣的心境修行，問自己的心，不必向外問。」弟子感恩啊，師父用心良苦。

從這個故事，我們就能體會修行，我們要如何修呢？我們的無明、煩惱，我們的習氣，還是無法斷除，這樣能叫做修行嗎？我們常常在起心動念，常常口快，逞一時之快，利口辯詞，一句話很快就說出去。沒想到這句話對我們本身的身分與對人的心境，說不定很有大的影響。這句話去影響到別人的心境，人生的方向偏差。或者是人家聽到了，修行者怎會說這樣的話？怎會做這樣事情？這是對我們自己。所以常常說，自愛，我們要謹慎自己，身、口、意要好好守護，我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，「三無漏學」。修無漏，修無漏就是去除煩惱，讓法入心來，時時在我們心裡。這樣就沒有複製，沒有惹來煩惱再增加，這樣天天都如在擦心鏡一樣，一定能夠這面心鏡擦得乾淨。就像用鐵棍，不論是何年何月，不論是累生累世，只要你用心去磨，鐵棍也能夠磨成一支針，只要方向是對的。我們若是用紅磚，磚本來是用土去燒成的，你用水一直去磨，磨到最後，就是磚磨損了，哪能磨出境面來呢？凡夫，凡夫就是如此，我們要好好用心，回歸清淨的本性，這叫做「梵行」。修清淨行，這叫做「梵」，清淨的意思。

「離過」，要如何才能清淨呢？要遠離過失。我們剛才說過了，心

念不要起心動念，我們的行為、習氣等等，不對的，我們就要趕緊遠離，防非止惡，這叫做離過。要遠離過失，我們不只是預防，我們還要再遠離，遠離錯誤的過失，這樣才叫做「清淨梵行」。我們若又被無明煩惱又染著，梵行就失去了。修行，我們要如何能修得這麼清淨，這是我們的本分事。

「菩薩」，我們修行不只是獨善其身，我們還要再利他。菩薩自利利他，用自利利他來對治一切不善。因為我們在做好事，不斷以身作則，我們將我們所修的行，身、口、意，身體不斷，所做的就是利益人群。我們過去也說過了，釋迦佛開始要修行時，還未修行，但是如何開始的呢？就是在地獄中開始。地獄中，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受刑者，但是他在受苦，在地獄受刑具時，他被派到與另外一個，二人合力拖一輛火燒紅的車。火已經燒得整台鐵車變紅了，就是人去拖那輛車，這就是在地獄中的刑具，受罪人的刑具之一。這輛鐵車火已經燒紅了，兩個人來拖，光是被火燙到肉就爛掉了，何況要將整台車拖走，這是非常的辛苦。和他一同拖車的人，才靠近鐵車，燒紅的鐵車，就已經苦不堪了，死去活來。另外這一位看到這樣，這位在受刑具的人這麼辛苦，拖這輛車，開始走動就昏過去，獄卒用水將他潑醒，又叫他再拖，一次再一次。

另外這一位他覺得太辛苦了，向獄卒說：「他無法受了，不如我一人來拖，我用雙倍的力量來代替這個人，他受苦，讓他休息吧！將這個苦讓我一人來擔。」獄卒聽了很發怒，「你自己的罪業自己就難當了，你還要擔當別人的罪業，你自不量力！」發一念怒心，就這樣一棍將他打死。這樣這位在地獄活活被夜叉惡鬼打死之後，他往天堂去了，就是生在天堂。他在天堂裡自己想：我何德何能，為何可以生在天堂？自己在那裡思考，原來我在地獄中就因起一念的好心，願意代替眾生受苦難，可能是這一念好心善念，所以讓我減少了在地獄受苦的時間，所以我瞬間生在天堂。

看看天堂，全都是在享受的人，他就又想：人間多苦難，為何人會生到地獄去呢？就是因為在人間，人間世界的人就是無明，不知道道理。所以造了很多的惡業，貪、瞋、癡、驕慢、疑惑，像這樣不斷複製煩惱，所以去製造很多的惡業，所以才會墮入地獄。再想到地獄種種的刑具，種種的受苦，苦不堪啊！在那個地方，苦的原因是來自人間所造作的無明，所以這位天人就這樣，發大心、立大願，生生世世，盡形壽，為苦難的眾生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，這樣就開始求再生人間。唯有人間苦樂參半，人間是五趣雜居地，這種

五趣—天道、人道、地獄道、畜生道、餓鬼道，這五趣都集合於人間裡，還是人間好修行。人間才有機會修行，所以他就再求入人間。這是釋迦佛他初起心，初發心，為何在無量劫以來，這樣不斷受很多的苦磨，只有一個目的，那就是修行。修行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要救度眾生。

這是佛陀回憶過去無央數劫，他發心那個時代，是從地獄中最苦難中處，那個時候發心，就這樣一直以來無法計算的劫數，所親近過無量劫，現在人間，這樣成佛的佛。他就是這樣長久隨佛修學，有佛出世的時候，親近佛，無佛出世時，就是在人間度眾生，就是不斷入人群，結人緣，造福業，在人群中去體會很多道理，成就智慧。所以，這就是「菩薩利他之行」，能夠「對治一切不善」。只要你發這一念心，入人群去，用我們自己身體力行，方向對了，勉勵大家同時來做好事，彼此之間互相來修行，互相來了解真實道理，這樣的對治。就像我們常常說，監獄裡，慈濟人常常去監獄，定期去帶他們讀書，將佛經用世間法跟他們說故事，從故事中去磨他們的心鏡。受刑人他們的心境受慈濟人用人間的故事，人間的苦難等等，將所看、所聽，所做的一切，帶進去監獄中。真人實事舉例來說給他們聽，就這樣，道理入他們的心。同樣是人，有人的苦比你們更苦，但能夠守住他的志，他能行善事，造善業在人間。人比人的心，這樣在教育，這就是「菩薩利他之行」。用人間種種的方法來對治一切不善的事情，這就是我們用心，用法入人群度眾生。我們要人入群度眾生，要自己清淨自己的心，我們一定要利他，自利的同時還要利他，這樣才有辦法度他人，這是修行者必定要有的。接下來這段，我們昨天的經文是這樣說，

經文：「我等長夜，持佛淨戒，始於今日，得其果報。」

看，我們大家過去長夜就是在很久很久，無量劫數以來一直到現在，就是無明煩惱，這樣帶著無明煩惱在修行，這還沒辦法心鏡完全磨清。就如眼睛於夜晚看東西一樣，明知道前面的風光，卻是無法明朗看到，這叫做「長夜」。在今生此世，得遇到佛，隨佛修行，我們也是依照佛陀所教的教法這樣在修行。「持佛淨戒」，佛陀這樣教，我們就是這樣修。一直到現在，在靈山會上，「今日」就是佛講法華經這個法會上。「得其果報」，過去已經聽到菩提道了，這就是因，我現在開始發心，要行菩薩的果，就要要開始好好投入人群。所以，覺，覺悟為因，身體力行為果。我們現在覺悟了、了解了，開始用覺有情的心，入有情中，人群中去，這樣走過來。不論多久的路，方向對了，

走就對了。將我們過去的習氣要趕緊去除，去除習氣，我們才有辦法心清淨。接下這段文說，

經文：「法王法中，久修梵行，今得無漏，無上大果，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法王法中，久修梵行」；佛為法王，於法自在，我於法中，久年修持如來清淨戒行。

*「梵行」：指四眾威儀，廣指三無漏學，謂菩薩無空有二邊愛著之染，名之為淨。以此淨心，運於慈悲，與眾生樂，拔眾生苦，故名梵行。

這段文說，「法王法中」，這法王在法中，「久修梵行」，這也是在讚歎佛陀，佛他已經成佛了，是「法中之王」。佛的覺悟，佛陀的心靈境界是與天體宇宙合一，已經是能遮蓋普天下一切的萬事物，很多很多的道理，無一不知。所以他能統領三界，所有的法為王，這叫做「法王法中」。在法中，所有天體宇宙間的法，無不都是佛陀在覺海，他的腦海中，無一不知，無一不解。所以「佛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」。他在這世間，出世間法，甚至以佛的境界來體會一切，所以於法自在，世間法，佛陀已經很自在了。我們凡夫常常擔心很多，都很不自在，患得患失，「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？」，「這樣我喜歡的東西，我所努力的，已經得到了。」但是得到之後，又再擔心，擔心什麼呢？擔心會失去。若是沒有的時候呢，他也是很煩惱，煩惱就是「我要打拼、我要努力，我要一定得到。」這就是我們凡夫，沒有的時候，他就是一直想盡辦法要爭取到，若爭取到時，夠還是不夠呢？還不夠，我還要繼續爭取。

已經這麼多了，這麼多，我還要守，守著這麼多，不能讓它漏失了。對財產、名利還很執著，還不夠，還要再走，這就是患得患失。若是擁有時，很怕被人佔取，怕被別人佔便宜，或者是奪他所有的，這樣也很擔心。所以，「有」的時候是患失，「沒有」的時候是患得，患得患失，不自在，人間就是不自在。但是佛陀是法王，他於法自在。「我於法中」，迦葉尊者這樣說，我在這法中，長久以來不知經過幾年了。長久以來受持如來清淨戒行，很有幸今生此世能遇到佛，我們發心修行。這麼多年的時間，我們都是依教奉行，佛陀怎麼說，我們就怎麼修。這是梵行，這樣在修持清淨的戒行，所以這就是梵行。梵行，也就是指四眾威儀。我們已經是學佛了，學佛者要知道禮數，

學佛者我們的進出、動作一切都在我們身上來表示我們是修行者，表示我們有學有養，有學養，有修養的人，這也是在身上表現出來的。

看看我們有很多的小菩薩，現在也有很多，三、四十位小菩薩，三、五、六歲，還有十幾歲的小孩，昨天已回來到花蓮了。他們說要回來花蓮和小菩薩交誼，他們回來互動，也有這樣的聯誼互相來勉勵。你看這些孩子，他們經過了親近這樣的法，你看，兩三歲的孩子，在走路、做事情等等，談話說話，全都與其他孩子氣質不同，這就是威儀。連幼小的孩子，小小年齡，只要有法在他身上，自然就表現出他的氣質來，這就是威儀。

「廣指三無漏學」。在這威儀中再將它推的更廣，不只是看我們的形態，端正有規律，不只是這樣而已。要說到「三無漏學」，戒、定、慧都不漏失，這就是一直深至菩薩，一直到「無空有有二邊愛著之染」，這叫做梵行。從年紀小的孩子，和我們人人的外表看起來，一直到從內心的戒、定、慧，哪怕到菩薩的境界，同樣就是在梵行威儀之中。內心離開「空」與「有」二邊的執著。有的人「執空」，有的人「執有」。「執有」的就不敢入人群。「執空」的覺得一切都無，何必還要再入人群中呢？這都不對。佛陀要教我們行中道，空，真空，但是空中妙有。你要回歸如來的本性，你的真如本性要在人群中鍛鍊出來，見事不起心，但是能投入人群去救度眾生。我們要有這樣的心境，這種不受境界影響我們，這樣就是菩薩。菩薩的梵行就是不執空，也不執有。他行在真空妙有中道之中，入人群裡去，這就是菩薩。這樣叫做淨，持淨戒，就是要這樣，要好好地受持。

所以「以此淨心」，用清淨心運慈悲。我們自己的心很清淨，心無染著，不執著，我們將我們的習氣都去除了。將我們的威儀，外表我們都整頓好。我們的內心清淨，這樣身心清淨，又再我們已經到達了慈悲。如佛陀在地獄中，自己雖然受苦，但是「但願眾生離苦難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」，這種願意代替眾生去受苦難，這種「運於慈悲，與眾生樂」。要如何讓眾生能得輕安自在快樂，沒有煩惱無明遮蔽心呢？這就是修行者的目的，也是菩薩利他的境界。所以「以此淨心，運於慈悲，與眾生樂，拔眾生苦，故名梵行」。這樣叫做梵行，我們若能心清淨，再培養慈悲心。我們要如何讓眾生受真正的幸福，去除煩惱。每天都很快樂，法要入心，才能去除煩惱。法若不入心，再多的財物、名利地位再高，都不快樂，因為心中沒有法。眾生多苦難，看看世間有多少苦難眾生，我們要為眾生拔苦難，這要有這樣的心志，這也叫做梵行。清淨心，拔除眾生的苦難，讓眾生輕安自在，這是諸佛菩薩

的心，我們修行也就是為了要這樣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今得無漏，無上大果」；小乘無漏，離分段生；大乘無漏，離變易苦，二死俱亡，名無上果。

*** 梵行圓滿，故得無漏無上大果。**

所以「今得無漏，無上大果」，就是說「小乘無漏，離分段生死」。過去一直說過，小乘斷了煩惱，分段生死，能離開分段生死。但是大乘，大乘無漏是離變易。我們的心要穩定下來，沒有變易，要「三無漏學」在我們的心，道心堅定，來去自如，運法駕慈航，這樣來去人間度眾生。不論來，不論去，乘如來法而來人間度眾生，這種生死，對菩薩來說都沒有執著了。有法來度眾生，隨著人間的法則，這個生滅相，在菩薩已經都去除了，沒有什麼變易的苦。

不用擔心說「我年紀大了，我將近…」等等，那些都不擔心，只擔心法要如何傳出去？自己的心是否有顧得好？道心有堅定嗎？這才是真實法。要不然，我們只是在生老病死中浪費時間，我們要好好用心修行，要到「無漏」，無漏法就是煩惱去除，法入心，而不損失。法在心中，入心就存在了，不再漏失掉。這樣在大乘已經無漏了，這種連變易生死的法，他都很自在，這就是「無上果」。

佛法就是要用這樣的心來修行，要不然還是永遠就是來來回回帶業往生，我們一樣要來來回回，但是我們帶法來生，不是帶業往生。我們能修行，是帶法來生，這叫做自在，這叫做輕安，這必定要修清淨行。沒有煩惱就不帶業，有煩惱就會帶業來，我們要好好很用心修。「梵行圓滿，故得無漏無上大果」。修行，清淨行若圓滿，這樣就是無漏，就是最大的果。我們修行的因，菩提為因，菩薩行為果。菩提覺道就開始要去除無明，去除無明，身體力行，那就是菩薩道，這就是果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」；我等向來聞聲入道，名小乘聲聞，今者真是大乘聲聞。

所以「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」。「我等向來聞聲入道」，聽佛陀的聲音，依教奉行，所以聞聲入道，名叫做小乘聲聞。而我們此時，「今者真是大乘聲聞」。雖然我們修行的形態不變，但我們的心境已經轉了，

我們現在雖然形體上看來，還是在聽佛講法，收攝在我們的心。我們現在的心對法無漏，法真實收入我們的心了。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是大乘聲聞，發大心了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」；以成佛道微妙是菩提，諸法無量不思議法以微妙音聲，令一切人聞即得成佛。

所以，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」，佛陀的聲音為道，那就是菩提道。佛陀說出來的話，就是一條的菩提道。所以希望人人同時來聽，不是我聽而已，我希望將佛陀所說的教法，讓大家都聽得到，「令一切聞」。就是以成佛道微妙的菩提，這是一條很微妙的覺道，微妙覺悟的道路，這叫做菩提。「諸法無量不思議法」，很多很多的法，無法去思量，很大的法，無法用說的，無法來用一般人能很微細去了解。這種微妙的音聲，佛陀所說的法是這麼的大，無量的大法，不可思議。普通人要能透徹了解，實在是很難。不過，佛陀微妙的聲音，令一切人聞即得成佛，讓大家都聽得到。雖然是不可思議，很難體會得到，但是，也應該要讓佛的聲音能夠更普遍，讓更多人能聽到成佛之道。讓大家有希望，說我這樣修行，我走這條路，總是將來我也能到達佛的境界。讓大家有希望，這種的法應該要更普遍讓大家知道。

是啊，我們要更普遍讓大家知道。但是要讓人家知道，就要從我們自己身上做起。我們要自己修行，要修清淨梵行，從我們的身體，我們的威儀，我們的言教，讓大家聽得到，讓人能感動。這條菩提道，邀大家一起走，去體會，體會這是真實法。所以大家時時要多用心！

【註一】《馬祖道一禪師廣錄（四家語錄卷一）》

「唐開元中，習定於衡嶽傳法院，遇讓和尚。知是法器。問曰：大德坐禪圖什麼？師曰：圖作佛。讓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磨。師曰：磨磚作麼？讓曰：磨作鏡。師曰：磨磚豈得成鏡？讓曰：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成佛耶？師曰：如何即是？讓曰：如牛駕車，車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師無對。讓又曰：汝為學坐禪？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。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師聞示誨，如飲醍醐。」

宋·祝穆《方輿勝覽·眉州·磨針溪》：「世傳李白讀書象耳山中，學業未成，即棄去，過是溪，逢老媪方磨鐵杵，問之，曰：『欲作針。』太白感其意，還卒業。」

【註二】《賢愚因緣經》〈佛始起慈心緣品[4]第五十六〉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諸比丘，夏安居竟，往至佛所，禮敬問訊。佛以慈心，慰喻撫恤：「汝等住彼，得無苦耶？」慈心矜篤，極懷憐愍。阿難見之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慈愍垂矜特隆。不審，世尊！發如是心，為遠近耶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若欲知之，當為汝說。過去久遠，不可稱計阿僧祇劫，有二罪人，共在地獄，獄卒驅之使挽鐵車，剝取其皮，用作車鞅，復以鐵棒，打令奔走，東西馳騁，無有休息。時彼一人，筋力尠薄，獄卒逼之，躄地便起，疲極困乏，絕死復蘇。彼共對者，見其困苦，興發慈心，憐愍此人，顧白獄卒：『唯願聽我躬代是人，獨挽此車。』獄卒瞋恚，以棒打之，應時即死，生忉利天。阿難當知！爾時獄中慈心人者，我身是也。我乃爾時，於彼地獄受罪之時，初發如是慈矜之心，於一切人，未曾退捨，至於今日，故樂修行慈愍一切。」爾時阿難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